

“微言小义”系列·之三

微言录

（三集·含疫情分析）

卢昌海

First Edition: 2022.06

Second Edition: 2023.01

Copyright © 2022, 2023 by Changhai Lu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now known or hereafter invented,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author, except in the case of brief quotations embodied in critical articles and reviews.

For information, please email
lu_changhai@yahoo.com.

10 9 8 7 6 5 4 3 2 1

文字这东西，对读者来说，应该是读者选择文字，对作者来说，则应是文字选择读者。设若不然——若读者必须读自己不爱的文字，或作者必须投读者之所好，都是不幸。

目录

第二版自序	I
第一版自序	III
书虫说书	1
见闻随感	40
影视点评	48
文史哲思	61
社会万象	73
理科漫笔	89
疫情分析	111
驱神辨伪	181
闲言碎语	194
附录一：“动态清零”拯救了几百万人吗？	206
附录二：有关中国疫情的最后评论	217

第二版自序

《微言录》系列电子书照说是无需出新版的，因为哪怕有某些微博过时或出错，也可由未来的《微言录》来订正——就好比用新微博来订正旧微博。

不过这本《微言录》（三集）是例外。

例外的原因跟《我的“疫年纪事”》的“再版”原因是一样的：因为《微言录》（三集）跟《我的“疫年纪事”》合在一起，被我视为了疫情“全记录”。既为“全记录”，那么有关疫情的任何实质性的新文字（所谓“实质性的新文字”，是指跟当下疫情有关且值得收录的新文字，怀旧和回忆不在其列），都应被增补进来。

此次增补的是有关中国疫情的新分析和新评论，属

II

疫情分析类，故增补到了本书里（作为附录）。

过去一两年来，绝大多数国家已走出疫情。靠严防死守控制局面的中国疫情会以何种方式落幕，很大程度上成了世界范围内最大甚至唯一的疫情悬念。

这一悬念随着 2022 年 12 月的中国突然躺平而基本揭晓了。有迹象显示，在当前新冠变种的巨大传播力的推动下，躺平后的中国一度达到了每天数千万人的感染速度，医疗和丧葬系统则已不堪重负。据此推算，感染、重症、死亡这三个每个比前一个滞后数周的高峰，很可能在数月之内，以医疗灾难的方式扫过中国。

若无意外，这将是悬念的落幕，而本书的这个版本则将是最后版本。

2023 年 1 月 2 日

第一版自序

本书是《微言录》系列电子书的第三本。这个系列的写作缘起——如之前那两本的（共同）自序所言——是因《我的“微言小义”》系列实体书的“二集”遭遇了“严苛程度前所未有的删节”，“没法做到‘言无不尽’”。

之前那两本《微言录》系列电子书，跟两本《我的“微言小义”》系列实体书一同，基本涵盖了截至 2020 年底的微博辑选。在那两本电子书的（共同）自序里，我曾写道：

至于从 2021 年开始的微博将会以何种方式辑选及呈示，目前还无法预料。但不外乎两种情形：若《我的“微言小义”》系列实体书能继续出版，将继续维持实体书与电子书相匹配的方式；

IV

若实体书无法再出版（从过去几年言论管制尺度持续紧缩的步伐来看，这是不无可能的），则将只以电子书的方式呈现。

本书的制作，意味着彼时“还无法预料”的“从2021年开始的微博将会以何种方式辑选及呈现”的问题，如今已有答案——那便是“将只以电子书的方式呈现”。

之所以有那样的答案，是因为在那之后，在跟编辑的闲聊中得知，《我的“微言小义”》系列实体书的“二集”虽经过了“严苛程度前所未有的删节”，在出版后的质检抽检中，依然被裁定为了“不合格”。那样的“不合格”对出版社无疑是一种连累，而且也意味着未来的管制尺度将进一步紧缩，因此我随即作出了不再延续《我的“微言小义”》系列实体书的决定——从而也决定了未来的“微言小义”系列“将只以电子书的方式呈现”：

「现在的出版环境越来越严，这本书的内容被砍得太厉害了……」

『但即使这样，这本书质检抽检结果仍是“不合格”。』

「我也知道出版社已经尽力了，大环境的问题，无可奈何。这个系列这本书大约是绝响了。连累到大家，我也很惭愧。」

『没有啦，我们都是受大环境所累。』

接下来介绍一下本书的内容。大体上，本书是我2021年微博的辑选——但有一个例外，那就是“疫情分析”部分包含了从2020年1月到2022年5月（也即迄今整个疫情期间）的疫情分析类微博，未受“2021年”这一时间范围所限，甚至比电子书《我的“疫年纪事”》

的时间范围（2020 年 3 月到 2022 年 2 月）还略宽。因后者是基于我对美国疫情所作的为期“恰好是两年”的时间界定（参阅后者的自序），前者则连中国疫情也涵盖在内了。

在整个“微言小义”系列实体书和电子书中，“疫情分析”部分是本书独有的章节（除非未来出现新的重大疫情——希望不会，这样的章节将不会再有），它的收录也是对《我的“疫年纪事”》自序里所说的“疫情分析之类……将结集于……‘微言小义’系列电子书里”的兑现。该章跟《我的“疫年纪事”》相类似，是对疫情的一种“全记录”——只不过是从分析而非生活的角度所作的记录，可跟《我的“疫年纪事”》一书对照阅读（该章的格式也跟《我的“疫年纪事”》一样，严格依照了时间顺序）。

跟生活记录不同的是，疫情分析——尤其是其中的

VII

预测性部分——存在一个正确与否的问题，也无可避免地会出现跟疫情实际发展有偏差的“否”的情形（在千变万化到光怪陆离的疫情面前，别说是我，哪怕权威机构，又有谁没出过偏差，没栽过跟斗呢？）。趁着整理成书的机会，对值得以今天视角作出勘正或评述的部分，我都以脚注形式增添了“整理注”。这些“整理注”懒得添到主页版上了，算是本书超乎主页版的地方——不过这跟我在主页上宣称的“本人在互联网上发表的任何 300 字以上的文字，均可在本站找到全文”并不矛盾，因为这些“整理注”每则都不曾超过 300 字，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一点将为今后所用），我的电子书也是“本站”的一部分（故有所谓“本站电子书”之称），只不过格式不是 HTML，形式不是免费而已。

最后再对收录于本书的微博类型作一个说明——因本书涵盖的 2021 年恰好是我的微博“主阵地”由新浪微博转移到推特的时期。具体地说，那转移发生在 2021 年

VIII

7月7日——那之前不久，我的新浪微博因2021年7月3日的一条“妄议”中国疫苗的微博（已收录于本书的“疫情分析”部分）而遭禁言。2021年7月7日，我在主页上发了一条通告：

从今天起，无论未来是否——或能否——继续使用新浪微博，我都将在推特同步发布微博（确切说是以推特为主，在那里首发，在新浪“准同步发布”），请有能力上推特者转而关注我的推特——那里会更“天长地久”些。

因此，收录于本书的微博以首发形式而论，约有一半是所谓“推文”（tweet）。不过我将继续以“微博”称呼之——这个做法可援引《我的“疫年纪事”》自序里的一个脚注作为说明：

我常以“微博”一词表示“新浪微博”这一平台

IX

（比如“发在微博上”是指“发在‘新浪微博’上”），以“推特”一词表示“Twitter”这一平台。但同时，我也用“微博”一词表示一种文字类型——即发在“新浪微博”或“推特”上的那种文字。这两种用法从上下文不难作出区分。另外，“推特”上的文字有一个专门名称，叫作“推文”（tweet），我平时不怎么用……

由于在两个平台准同步发布，有时会出现同一条微博在两个平台遭遇不同的情形——清一色对应于所谓“新浪版”遭受屏蔽的情形。这种屏蔽是中国社会生态的一种折射，故但凡被我注意到的，都在脚注中作了标示。

2022年6月10日

书虫说书

人过了一定岁数往往爱怀旧，只是每个人所怀之“旧”各不相同。对我来说，除旧事旧人外，还时常怀念旧书。旧事永不能寻回，旧人或以不寻为妙——否则徒使记忆破碎，唯有旧书，过多少年也依然如故，仿佛永恒的旧日坐标。中学时，我读过一套上下册的书，叫作《物理世界》，素雅的蓝白封面（我喜欢那种素雅始终远胜于后来的花里胡哨），作者是库珀。这么多年，我依然记得书中的几句话，一句是序言里的“人们事先曾告诫我，写书不容易。然而为了确信这一点，我需要写本书试一试”，另一句是提到爱因斯坦在狭义相对论论文末尾感谢贝索时，问道“然而，谁是贝索？”，并在脚注中感谢一位书评者提供了答案。若是现在，我大概会因作者——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居然不知道贝索是谁而“友邦惊诧”，但当时我自己也不知道，便不以为怪，只觉得这

这些话非常生动，迥异于“国产”科学书的僵硬文笔。谷歌时代，曾数度搜寻该书的电子版未果，直到昨天，居然不仅搜到，还同时搜到了英文版，在这里自我庆贺一下。

顺便说一下，搜到电子版后，核对了所记得的那几句话，结果发现“贝索”被译成了“培索”。自《爱因斯坦文集》问世后，“贝索”基本已是定译，译成“培索”说明译者很可能跟当时的我一样，也并不知道贝索是谁。



赞一本老书：戴文赛的《太阳系演化学》（上册）。此书很多年前就买了，后来在海运时不幸遗失，再后来则从孔夫子旧书网购了一本（不过有些上当：号称品相很好，实则较差，且系图书馆弃书）。我喜欢逻辑感和体系感强的书，此书极好地满足了这一口味：前两章分别介绍太阳系的基本资料及天体演化学的基本理论，从观

测和理论两方面奠定了全书框架；然后用多章的篇幅，地毯式地介绍了几十种太阳系演化学说——每种的介绍都不仅深入（含数学细节）而且系统，最后还对每种学说都作出精辟而技术性的评价。比如对瑞典物理学家阿尔文（Hannes Alfvén）的学说的评价是这么开头的：“阿尔文强调电磁作用在太阳系形成中的作用，这是对的，但……他在三十年中对太阳系起源问题的大量研究工作和他在这方面的思路，可以看出他不是万有引力作用、离心力作用、热运动、湍流等之外恰如其分地考虑电磁作用，而是把电磁作用强调过分了……”这是非常中肯而一针见血的评价（这并非全部，该书接下去还就该学说的若干具体缺陷作了评述）。对几十种太阳系演化学说逐一进行如此高水平的介绍，我迄今不曾在任何其他书中见到过。仅凭这一点，此书就具有了永久的学术及史料价值——也因此，此书虽是我书房里品相最差的书，却打算长久保存。



读李志毓所著《驚弦：汪精衛的政治生涯》毕。这是我前年途经香港所购的几本书之一。此书用翔实的史料说话，对汪精卫的个性、经历，及他对时局的判断、选择都作了脉络清晰的呈示和剖析。在我读过的有关那段历史、那个人物的书中，此书是最接近我所欣赏的“火星视角”的¹，是一本好书。在此书的后记中，作者写道：“我也深知，自己亦不過是歷史前進路途中，一個蹣跚摸索的行人。在我所探知的「真相」中，將不可避免的帶有所身處社會與時代的特點和局限。”——这是很清醒的自我定位，往往只有定位如此清醒的作者才会写出好书，也往往只有好书的作者才会有如此清醒的定位；烂书的作者反倒是牛气冲天的。

¹ 关于“火星”视角，电子书《微言录》（2021年）第170—171页有简短介绍，可参阅。



一直觉得（并且也吐过很多次槽），金老爷子的新修版是一种破坏原著的弄巧成拙。当然，从积极的方面讲——估计也是老爷子的动机之一，新修版做了尝试，试图消除某些硬伤。但小的（只比错别字略大的）硬伤虽可消除，大的硬伤则往往顾此失彼，消除得并不漂亮。比如《射雕英雄传》有这样一个硬伤：黄药师从周伯通处夺得《九阴真经》下卷，后被陈玄风偷走，只由黄夫人替他重新默写了七八千字。陈玄风偷经后，则将秘要刻在胸前皮肤上，毁去了原经。后来郭靖记诵的是上卷的全文外加下卷的秘要。但当黄药师拿那七八千字的下卷经文来考较欧阳克和郭靖时，郭靖“所背经文，比之册页上所书几乎多了十倍，而且句句顺理成章，确似原来经文”。由于下卷只是秘要，不可能“比之册页上所书几乎多了十倍”，更不可能“句句顺理成章，确似原来经文”，因此郭靖所背当为上卷，跟黄夫人默写的下卷该是

牛头不对马嘴。为消除这一硬伤，老爷子将黄药师从周伯通处夺得的改为全经而非只是下卷。但如此一来，原著中黄药师因“那真经只有下卷，习之有害”为由不练真经就说不通了，老爷子遂将之改为了“黄药师自负得紧，他说重阳真人得了真经不练，他黄药师倘若照练，岂非远远不如我师哥，因此他也不练，只不过要想通真经中一大段古里古怪的话的含义”。原来夺经“只不过要想通真经中一大段古里古怪的话的含义”，哪怕不嫌这理由搞笑，也有一个黄药师何以事先知道真经上会有一段“古里古怪的话”可供他“想通”（从而值得夺经）的问题……这虽已不再是硬伤，但转折得实在“硬”了些。



翻阅了一本篇幅仅一百来页，内容和配图却很独到的传记 *Conan Doyle: Portrait of an Artist*。印象较深的是：介绍福尔摩斯系列时，作者评价说该系列的长篇弱于短篇——尤其是探案色彩较弱，*The Hound of the*

Baskervilles 相对好些，也仍不如短篇；而在短篇中，则前三个系列（即 *The Adventures of Sherlock Holmes*、*The Memoirs of Sherlock Holmes*、*The Return of Sherlock Holmes*）好于后两个系列——因为后两个系列失去了创作激情和快乐（这不知是观感还是基于柯南·道尔的夫子自道，不过倒是让我想起钱锺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对林纾后期译作的评价，即对作品的兴趣和庄重热烈的态度消失了）。我多年前买过一本 *The Original Illustrated Sherlock Holmes*，是对杂志版的直接汇集，很有些“古色古香”，唯一的缺憾是不全，只收录了三个短篇系列及一部长篇。与这本小传记一对照，发现其所收录的正好是那三个最好的短篇系列及较好的长篇，顿觉欣慰。



在纽约某中文书店购书数册，尤以一元区所见之《五四文坛点滴》（赵聪著，品相上佳）最为意外之喜。周作

人曾在 1964 年 9 月 29 日致鲍耀明信里“乞找”此书：“……赵聪的《五四文坛点滴》，不知市上尚有否？乞代找一本，心想一看”。阅后的评价则是“大体可以说是公平翔实，甚是难得”。





读了几十页《顾准日记》，对其人颇生敬意。引几句精辟之语（皆写于 1959 年）——那年代有此洞察实属不易：

「所得甚少，而喜悦愈恒。一派灾年景象！」（“所得甚少，而喜悦愈恒”真是警世之语，贴切之极）；「强迫劳动，慢性饥饿与死亡，是大跃进必不可少的产物……」；「社会主义是在保证少数人有正常与富裕生活条件下集中国力作战时经济式的建设，偷盗小帐等是不可免的。」；「所谓右派分子的摘帽子，无非是一种政治上的勒索。」（一针见血）



读黄易小说《覆雨翻雲》毕，非常钦佩。这部小说塑造的龐斑和浪翻雲这两个人物，是我迄今读过的所有

小说里，最有绝世高手风范的。小说人物的智慧因受限于作者本人的智慧，时不时会给我一种刻意造作却力有不逮的印象，就像三流作者笔下的“高僧”只会一句“阿弥陀佛”。但《覆雨翻雲》的许多场景凄美动人、禅意盎然，许多对白意蕴悠长、富有机锋，给我一种有灵气、甚至很亲切的感觉。读毕掩卷时，忽对黄易已经去世这一以往漠然无视的事实生出了惋惜——这种感觉，在小说家中只对阿西莫夫和金庸有过。

说到金庸，顺便在心底里比较了一下《覆雨翻雲》与金庸小说。以情节论，《覆雨翻雲》的跌宕复杂远胜金庸小说；以结构论，《覆雨翻雲》的几条主线交织绵延上百万字，如彩丝拧成绳索，细节间的呼应亦颇缜密，哪怕不超过也起码算得上不逊于金庸小说。但总体来说，却终究是金庸小说给我留下的印象深刻得多，持久得多，重读的趣味也高得多。究其原因，我觉得是《覆雨翻雲》——乃至黄易的其他长篇小说——的情节复杂度超出了

某种极限，悬念、计谋、打斗等等都太过密集，虽单独拿出来都可圈可点，但密集到那种程度，却如同一部不分张弛、从头激越至尾的交响乐，让人接应不暇，反而冲淡了印象及重读的趣味。



「Why did I write any of my books, after all? For the sake of the pleasure, for the sake of the difficulty. I have no social purpose, no moral message; I've no general ideas to exploit, I just like composing riddles with elegant solutions.」

—— Vladimir Nabokov

Very well said, and very similar to what I always think of as the best motivation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for the sake of curiosity, as opposed to the nationalistic motivation often praised to extremes in China, and often not only leads to but

justifies plagiarism and corruption².



【读库“人与物”系列】

《秋冈芳夫》

此书收录了日本工业设计师（从书中看，实为生活设计师）秋冈芳夫的若干文字，有两则值得分享：

「西洋的房门几乎全部向内打开，而日本的公寓则清一色向外开门……为什么呢？因为日本列岛多台风，为了抵挡吹进来的风雨，怎么说也是向外开门最合适……此外地震时，如果房门向外开，就容易用身体撞

² 因念书而初次长时间离家的女儿，在想家时喜欢翻我的文字。有鉴于此，我在推特里每隔一段时间会发一个英文贴（通常是引一段文字，然后略作评论），以便她能阅读。本书乃至未来《微言录》所收录的英文贴多属此类，特此说明。另外顺便说明一下，这种英文贴都只发在推特上，不曾在新浪同步发布过。

开逃出去。西方电影中常见警察单手持枪，拿身体撞门冲进房间的一幕，要诀同此。」——最后一句很幽默，赞。

「日本人是触觉民族，我们一向享受脚踩新草席的愉悦，是触觉审美意识延伸至脚底的民族。」；「光脚穿上泡桐木屐心旷神怡，踩上新草席神清气爽……我们的脚底拥有诸如此类的触觉审美意识。所以，在玄关脱掉鞋袜才会让我们欢呼。」——有意思的解读，说得我也几乎想光脚了。

《白洲正子》

此书收录了日本随笔作家白洲正子的八篇随笔，摘录几句：

「会穿，是要把衣服穿成便装。要无意识地、自然地穿它。」；「回头看，我似乎一生都在路上闲逛。」——

此种闲适令人羡慕；「人人都懂的物件，没必要刻意拥有。先拥有只有自己认可的物件，然后让它慢慢被众人接受。」——此种特立独行令人欣赏。最后半句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不过白洲正子看来做到了，她的“自己认可”博得了“白洲所好”之名，应该算是“慢慢被众人接受”了。

《伊丹十三》

此书收录了日本导演伊丹十三的若干文字，照例分享一二。在分享前，先就该系列中已读过的几本略述一下总体观感：这个小开本系列的作者单以文字而论，在我看来都算不得一流，但每位作者皆有其文字之外出类拔萃的领域，以那样的人生为依托，普通的记述也自能生发出意蕴。

「即便是区区一块手帕，只要进入特写镜头，都应

该视同名演员，给以主角的待遇，切不可粗疏处理。」

「我这人片刻也离不开铅字。比如上厕所，手边无书可读便难受至极，拼命寻找可读之物。口袋里人家的名片，我不嫌弃，若能摸出张药品说明书，更是大喜过望。备用厕纸上不是还有一层包装纸嘛，那上头的广告我也读得如饥似渴。」

此外，一篇讽刺空话套话及文山会海的题为“滴”的文字写得很有趣；一篇有关逛书店的文字则看着亲切，也不无同感——作者说自己在书店里总是为买这本还是那本迟疑不决，虽早已有了通通买下的财力，「但不知怎的，一逛起书店，我总是摆脱不了穷学生时代养成的毛病……依然会为一两本书的抉择，纠结到地老天荒。」



2016 年第 3 期

最喜欢的是一篇“乌城走出的数学大侠们”——所谓“乌城”，是指瑞典城市乌普萨拉（Uppsala），该城的乌普萨拉大学建于 1477 年，是瑞典第一所大学。此文的作者（范明）在瑞典从事数学教学和研究数十年，文中所述不仅有书本上查得到的数学史，也有来自瑞典数学圈的“口述历史”，而且文笔非常好。顺便分享文中的一则小掌故：每年诺贝尔颁奖仪式后的晚宴是科学界的盛事，但这个传统其实是由瑞典数学之父米塔-列夫勒（Gösta Mittag-Leffler）的私人宴会演变而来的。早年的诺贝尔颁奖活动很枯燥，好客并酷爱聚会的米塔-列夫勒便把获奖者及本地名流请到家中搞私人宴会。后来他老了，力不从心，才由国王接手，从而演变成了如今作为官方活动的诺贝尔晚宴。

2017 年第 4 期

在一篇题为“旧时人物旧时书”的文章里读到几句作家刘震云谈数学的话，很有趣，也很赞赏，分享一下：

「这个民族的思维特别容易把一件事说成另外一件事，接着又说成第三件事……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思考习惯特别容易大而化之，说不清楚事情的逻辑。我觉得作家的责任，就是从别人说不清楚的地方开始把它说清楚。而有些人说不清楚，就是因为他数学不好。」

「数学是对细节、逻辑推理要求最严密的科学，不然你演算了五页稿纸，最后小数点点错，就全错。对作家来说，处理好句与句之间的关系、段与段之间的关系，都需要这种严密性。」

2018 年第 2 期

在“姜立夫、姜伯驹传”中读到了一句有趣的话：“苏联的数学教育有其优越之处，但过于强调分析，对几何与代数则有所忽视，可谓‘得意忘形’”——这“得意忘形”四个字真是绝妙的双关语。

“张恭庆访谈录”里有一段画面感极强，看了特别温暖的记叙，是关于关肇直先生的。张恭庆回忆说，文革后期他已年近四十，前路仍一片迷茫，仿佛这辈子做不了什么了，请关先生指点。关先生一边鼓励他，一边介绍学术文章给他读。“有一次我们谈到深夜十二点，他送我到楼下，月光如银洒在门前，我骑车离去，骑到远处还看见关先生在向我挥手。四十多年了，此情此景，犹如昨日。”——这样的场景，这样的良师，真是暗夜里的烛光。

BTW，《数学文化》几乎每期都有一两篇关于中国前

辈数学家的长文，在我看来是这份杂志最重要的部分，也是对中国数学史极重要的贡献。随着时间推移，这种重要性越来越体现在这样一点上：那些长文已几乎不可能不遭删节而出书，因为几乎没有哪位前辈数学家没在那个如今已基本不允许出书谈论的年代里受过磨难，而那些长文——极为可贵地——几乎没有一篇是刻意回避那段历史的。

2019 年第 1 期

在这里要分享一篇跟数学无关的文章：“手风琴的故事”——当然，文章的作者跟数学有关，是澳门大学的数学教授金小庆。这篇文章记述了文革期间教作者手风琴的一位插队知青。对这位知青，作者引了罗曼·罗兰的话来形容他——在我看来是至高的赞誉：“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这位知青因政审不合格而求职无门，于

1975 年死在求职途中，年仅 28 岁。作者对那个年代的一句评语写得很到位——明确指出了那个年代在某些方面甚至劣于被我们诅咒了很久的外敌入侵及内战：“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全国教育系统瘫痪……多少光阴被荒废，多少人才被埋没。即使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八年抗日战争与三年国共内战，中国的教育系统也没有完全瘫痪。”



【别书记³】

《相约在书店》

数月前，读过出版人范用的杂文集《相约在书店》，并写过几句随感⁴。最近碰巧发现了该书的一个电子版。

³ “别书记”这个系列是记叙读过（或翻阅过）之后不拟留存的书（通常会在摘记、点评的同时说明不拟留存的原因），最早的一篇见于《微言录》（二集）（2021 年），第 55—57 页。

⁴ 所提到的随感收录于《微言录》（二集）（2021 年），第 75—77 页。

既已读过，又有电子版，便不拟保留实体书了。我近年读书会用 page marker 标记感兴趣的部分，因此“别书”前的一个步骤就是把标记转移到电子版上，结果在转移时发现两个版本并不相同：电子版源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的版本，编者为汪家明；实体书则系子聪所编，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年出版。两书书名相同，结构酷似（但后书的“编后琐记”却丝毫未提前书）。

言归正传，两个版本相较，实体书的篇目略多，但以我标注过的文章而论，只多了一篇，标题为“要是韬奋今天还活着”，是全书中尺度最大的。既然电子书不含此篇，就在这篇“别书记”里摘引几句吧：

去年有人写文章议论“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在上海接见文教界人士，
罗稷南在座， 曾经以此问题请教毛泽东， 毛

的回答是 “要么被关在监牢里， 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周海婴在《鲁迅与我的七十年》一书中披露此事， 后来别的在座者证实此事。

我由此想到：要是韬奋今天还活着，一定还会写文章、编刊物，他不会不说话……

那时候，国民党查禁韬奋先生办的刊物，查封生活书店。韬奋先生不屈不挠，毫不妥协，痛斥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因此坐牢……

假如韬奋今天还活着，编刊物还会受到迫害，他一定绝不妥协。他不怕坐牢。会不会被戴上“右派”帽子？难说。他没有活到今天，所幸这种事情也就未再出现。

摘引完这几句，就可与该书作别了。

《战时笔记》

几年前从纽约某中文书店购得一本维特根斯坦的《战时笔记》，最近翻读已毕。此书是维特根斯坦“一战”时期的日记，分私人部分和哲学部分。据我所知，哲学部分有英译，私人部分则没有（故中文版是我的唯一选项）。我对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兴趣不大，但书中的私人部分倒颇有意思，原汁原味地记录了维特根斯坦的战时生活，连手淫之类的细节都包含在内（我当然不会对这一特定细节感兴趣，但连这种细节都记，可算毫不避讳，故可称原汁原味）。

此书的一个稍令我意外的地方是充斥了祷告语，在现代哲学家——尤其是分析哲学家——中并不多见。当然，维特根斯坦跟普通教徒还是不同的，比如在提到尼采对基督教的敌意时，虽跟普通教徒一样宣称“毫无疑

问，基督教信仰是通向幸福的唯一可靠的路径”⁵，却毕竟自问了一句：“如果一个人鄙弃这种幸福，情况又会怎么样？！这样做难道不可能更好吗？”

此书还有一个令我感慨的地方，那就是凡遇到稍能谈几句话的人就在日记里大为夸赞，根本看不出维特根斯坦其实是个眼高于顶的人。跟我旧微博里提到的他拍着罗素（以及 G. E. 摩尔）的肩膀称对方读不懂他的哲学那样的狂妄相比⁶，可以看出一个爱思考的人处于智慧荒漠时是何等的绝望，对交流是何等的渴求。这种情感，文革期间的中国知识分子想必也经历过吧。

此书有电子版，感兴趣的部分既已读毕，就不保留

⁵ “毫无疑问，基督教信仰是通向幸福的唯一可靠的路径”这样的话出自维特根斯坦，印证了我以前所说的——收录于电子书《微言录》（2021年）第111页，“有没有宗教都会有睿智者说睿智话，愚昧者说愚昧话，但让睿智者说愚昧话需要宗教”。哪怕不奢求理性，而只谈宗教，在宣称“毫无疑问”之前，也该解释一下为什么“伊斯兰教信仰”、“佛教信仰”、“撒旦教信仰”等等就不是通向幸福的唯一可靠路径吧？

⁶ 该旧微博收录于我的主页：<https://www.changhai.org/>。

了。

Mathematical People: Profiles and Interviews

【别书记】近日翻阅了一本以访谈为主的数学人物侧写：*Mathematical People: Profiles and Interviews*。该书收录的人物既有数学家如陈省身、Erdős、Ulam 等，也有数学作家如 Gardner、Kline、Reid、Smullyan 等。由于以访谈为主，直言不讳处颇多，花絮和掌故也不少。比如 Reid 说自己为写希尔伯特传而学习了德语（细想起来，作为不懂德语的非数学家，Reid 在几无二手材料可用的年代能为希尔伯特作传堪称奇迹）；Pólya 称自己对数学、物理、哲学都有兴趣，但觉得自己的才能学物理不够，学哲学又大材小用，因此学了数学（这简直太夸奖物理了）。但最让我欢喜的是 Coxeter 评论希尔伯特的几何公理体系时，指出该体系的缺陷之一是“合同公理”对线段与角作了分别处理。这之所以让我欢喜，是因昔

日读希尔伯特的《几何基础》时，我曾写过评语曰“线段与角并非完全独立，因此无需完全平行的公理……这种混合处理似乎不够优美”。读 Coxeter 的评论不免有所见略同之喜。

总之，这是一本好书。之所以列入“别书记”，是因为该书后来出了第二版，而我有第二版的电子书，自然没必要保留第一版的实体书了（我不是藏书家，向来不在乎“初版初刻”，更何况，理科书——乃至整个理科——是以科学本身为方向的，从而通常是新胜于旧的）。

Shelter Island II

1947 年的 Shelter Island 会议是物理史上的一次“青史留名”的会议。1983 年，为振兴——或再次振兴——美国物理，第二届 Shelter Island 会议在同一地点召开，并出了一本题为 *Shelter Island II* 的文集。几年前我买了

那本文集，并于近日翻阅了部分文章。科学会议能否“青史留名”，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时机而非动机，第一届 Shelter Island 会议幸运地处在好时机，第二届则没有那样的幸运，故与会者虽包含众多诺奖得主，及 Hawking、Witten 那样的“无冕之王”，却依然无法“复制”第一届的成功。文集里的论文也并无持久价值，跟我学生时代读过的很多综述性论文大同小异。这本文集较有意思的倒是美籍华裔物理史学家 Schweber 所撰的历史回顾。其中提到由二战（及未曾提到的苏联先于美国发射人造卫星一事）引发的美国对物理学的重视在 20 世纪 70 年代出现了显著衰退（故而才有 1983 年的试图振兴），原因之一是共和党势力在总统、国会及州议会的扩张。这条原本是最易被我忽略，甚至未必看得懂的，但目睹过特朗普执政期间共和党的保守、反科学，及为各种弱智谎言背书的丑恶表现，则有一种“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恍然感。文集的其他内容都很寻常，保存价值不大，就以这则随感作为“别书记”吧。

《落花一瞬：日本人的精神底色》

有一回在纽约某中文书店买到一本一元钱的书，名为《落花一瞬：日本人的精神底色》，日前利用闲散时间读完了。因书已太多，此书读过便不拟留存，但总体感觉不错，“别书”前点赞一下。现代中国人谈日本常会流露一种大国谈小国的居高临下，此书较为难得地未太沾染那样的夜郎自大，为欣赏而欣赏，为谈艺而谈艺，以心领神会的透彻感介绍了日本的花道、茶道和武士道。此书的另一个特点是配图丰富——所配多为日本画作。日本画作中我印象最深、觉得最“日本”的路数有两类，其中第一类（多以风景为主）是我非常喜欢的，明净清爽，富有几何之美（在某些画作中甚至能直接看到大量线段，就像单叶双曲面上有无数直线那样）；第二类（多以人物为主）则在我看来奇丑无比，就像看不懂某些现代艺术流派或相扑之“美”那样看不懂它何以如此出名。



第一类日本画作



第二类日本画作

不幸的是，此书的配图第一类不够多第二类不够少——若非如此，我大概会留存此书，从而也就不会写这则“别书记”了。

最后略作摘录或转述：

「日本人不喜欢巨大的东西，也不喜欢巨大的表现形式」（华丽的形容应该也属于“巨大的表现形式”，读日本作者的文字——比如东野圭吾小说——确实觉得朴实无华，却很耐读。）

中国文化“以象征主义的抽象表现形式，来行道德和政治教化功能”，喜欢“以永恒为目的”。日本人则不擅此道，他们崇尚写实，讲究具体，追求“瞬时的美感”，喜欢回归自然。

「东方民族中，只有日本，与古希腊相似。两个民族都趋于美，却表现了不同的形式，处在不同的层次。古希腊的美是均衡的，与理性高度一致……在文明的原点上，展示崇高之美。而日本人的美，却是阴柔的，优美有余，一旦阳刚，便很残酷。武士道便是残酷的美学……不可以理喻之。」

「比起被打磨得精巧的东西来，日本人更看重带有风土涩味的古雅苍老的东西。」（不知周作人文字里的“涩味”是否源自日本？）

「武士道是一种死的美学，就像落花之美。」

《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

《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系 2019 年回国时在大连所购。过去年许，养成了睡前边喝点红酒边读些闲书的

习惯，此书便是如此读完的。此书因有电子版，读时在电子版上做了标注，读毕便不拟留存了（书满为患的我，已到了散书的阶段）。在“别书”之前，分享几则标注：

1941.01.09：「此日为腊月十二，月在中天，明而孤冷。」——“月在中天，明而孤冷”系整本日记中最漂亮的文字。

1941.05.19：「教育合办事业多未成功，西南联大为仅有之佳果。」

1941.10.15：「余坚谓常委主席、总务长、事务主任不宜由一校人担任……总务长若再以沈继任，则常委会竟是清华校务会议矣……」——梅贻琦是清华校长，却能反对清华垄断常委会，值得点赞。

1941.10.23：「中午熊迪之在太平洋酬客，菜似昨日

所余者。」——熊迪之即熊庆来，此则日记颇有趣。

1946.04.14:「下午联大校友会有“话别”会……会中由闻一多开谩骂之端，起而继之者亦即把持该会者。对于学校大肆批评，对于教授横加侮辱，果何居心必欲如此乎？民主自由之意义被此辈玷污矣。」——对即将成为“烈士”的闻一多的差评。

1946.10.03:「钱伟长似颇能饮，但稍嫌少年气盛耳。」

梅祖彦所撰“西南联大与梅贻琦校长”：「昆明地处边陲，在政治上与中央政府保持了相对隔离的形势，使西南联大的学术思想自由因而受益。」——换作是在“天涯若比邻”的今天，再怎么“地处边陲”，也没法跟中央政府保持“相对隔离的形势”了，更遑论“学术思想自由因而受益”，此技术之为双刃剑的表现也。

《罗伯特·密立根的足迹》

书架上有一本《罗伯特·密立根的足迹》⁷，不知是何时“入驻”的，因较薄（仅约 200 页），最近放在出门的包里，于近日翻毕。该书作者引述了一篇密立根悼文的话，称“美国的科学界于 1915–1940 年间成长起来了。没有哪个人对这一过程的贡献比罗伯特·A·密立根还要大”，但实际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却是密立根的一些不怎么令人佩服的地方（这对于传记来说是可圈可点的，因为它说明作者没有简单地为人物定调，所汇集的资料可以让读者对人物作出独立评价）。比如他对自己完全错误的宇宙线理论的顽固维护，比如他将其他人重复他的基本电荷测定（那是他一生最重要的科学工作）视为是对他人人格和智力的攻击（连科学所需的交互检验和精益求精都排斥，简直令人吃惊），比如他在晚年自述中大幅改动史实，等等。由于对英文著作的中译水准久已

⁷ 系中译本，译自 *The Rise of Robert Millikan* (by R. H. Kargon)。

失去信任（作为例子，上面那句引文在此书的中译本序和正文中各出现过一次，翻译居然是不同的），此书既已翻毕，就不保留了，以上便是“别书记”。

A Dual Autobiography

11 卷巨著 *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 的作者 Will & Ariel Durant 撰过一本别出心裁的雙人自传：*A Dual Autobiography*，日前翻阅了若干章节，预计不会重读，撰一则“别书记”作为留念。之所以称此书别出心裁，是因为它并非那种看不出彼此的“合著”，而是将两人的各自回忆并列排布，从而包含了视角差异。

此书首先给我留下印象的是不避隐私的坦率。比如 Will 记叙了自己少年时对女性身体的好奇；Ariel 回忆了自己倒追 Will，Will 起初试图保持距离（因 Ariel 当时才 15 岁，Will 不仅大了 13 岁，且是她老师），定了为期四

个月的冷静期，然而才过了五个星期，“他的抵抗就基本瓦解了”，“吻了我毫不抵抗的胸脯”。

几个月后，两人就结婚了。

结婚 13 年后，两人的关系陷入危机（Ariel 收录了一封没寄出的“分手信”，Will 则用一个脚注解释了其中一处误会，但承认，就这处误会而言，“经过 44 年的努力，我仍未能使她相信……”）。最终，是 *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 挽救了他们的婚姻，由于这部巨著，“我们的爱得以延续，我们的人生合而为一”——Ariel 如是说。

在该书的最后一章，Will 阐述了自己对各学科的看法，称对各学科都有一些怀疑，比如哲学中的玄学、心理学中的佛洛伊德分析、物理学中的原子学说、天文学中的恒星理论、地质学中的年代测定……其中后三项显示出的科学理解力的欠缺令人吃惊，从这点上讲，他的

巨著止步于拿破仑时代不是遗憾，而是幸运——因为作为人类文明组成部分的现代科学，看来是他的学识盲区。

《陈寅恪集·书信集》

在文史资料中，书信和日记是我喜爱的，因为比别种文字更原汁原味，且有一种活到他人生活里的虚拟现实感——这对于“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的我们，几乎是人生的延展。《陈寅恪集·书信集》就是某次回国时怀着对书信的喜爱而买的，并于近日阅毕。此书已有电子版，不拟再留，故撰此“别书记”。

我对文史人物的兴趣萌生得很晚，知道陈寅恪此人，最初是因《南渡北归》等书。印象最深之处，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宗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这几句对当今中国已很陌生的理念外，就是生活的困顿，及晚年跟吴宓的会面（遥想两位孤寂老人在炼狱

般的“新中国”的相互牵挂，每每让我感动于他们的友情)，看了这本书信集，发现后两者的基本素材都在吴宓日记及此书里了。

此书的另一处值得一记的文字是 1931 年，陈寅恪在寄失了若干稿件后致傅斯年曰：“将来或可以籍口说：我本有如何如何之好文章，皆遗失不传，亦是一藏拙作伪之法耶！”让我想起钱锺书在《围城·重印前记》里提到昔日遗失的《百合心》手稿时称“剩下来的只是一个顽固的信念：假如《百合心》写得成，它会比《围城》好一点。”——当然，我绝不是怀疑钱锺书用了这“藏拙作伪之法”，而是单纯觉得这种文字上的“撞车”十分有趣。

最后从陈寅恪两位女儿所撰的后记里摘几句话：『我们从小就知道全家最宝贵的东西是父亲的文稿。从抗战逃难直至「文化大革命」，父亲文稿都是用全家最好的箱

子装载，家人呼之为「文稿箱」。避日军空袭时，首先要带的就是「文稿箱」。』——很感慨，这样纯粹的读书人家在物欲横流、甚至常以嘲讽读书人为乐的时代怕是越来越少了。

卢昌海电子书·之十三

■■■ 作者的其他电子书 ■■■

1. 《创世七日谈》
2. 《他山集》
3. 《微言录》
4. 《微言录》（二集）
5. 《旧日时光》
6. 《我的“航海日志”》（1991－1997）
7. 《数字世界回忆录》
8. 《书海的另一边》
9. 《我的“航海日志”》（2002－2007）
10. 《作品·一〇》
11. 《我的“疫年纪事”》
12. 《漫话科学哲学》

□□□ 更多电子书可查阅 □□□

<https://www.changhai.org/articles/introduction/ebooks.php>